

金箍棒为什么有“箍”

金箍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相当于孙悟空的一个化身和符号。我们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都见过它。书上说：“二丈长短，碗口粗细，两头两个金箍，中间一段乌铁。”好吧，看到这里时，有没有想到过，这段话有什么问题？

问题就出在这两个金箍上：箍的作用，非常简单，就是防止开裂或分散的。无论是木桶的桶箍、女孩子的发箍，这个用途古往今来都没有任何区别。但金箍棒中间是“一段乌铁”，是实心的，又不是一根竹竿，平白无故装两个箍做什么，这不多余么？

当然可以解释为装饰，棍子两头做些装饰是有的，例如古代有一种棍子叫“金吾”（也叫吾杈），就是一根铜棒，两头涂金——刷点金粉就得了，它实在没有必要装个箍。另外加装东西的也是有的，例如“戛”或骨朵头（狼牙棒），但那是为了增加攻击力的，和金箍棒的形状完全不同。

我们暂且八一八金箍棒的前世，再回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定海神针”的“定”

《西游记》是流传了几百年的复杂故事，现存较早的故事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里面，猴行者是不使什么兵刃的，就像张无忌一双肉掌而已。倒是玄奘法师手里有一条“金镶锡杖”。这条锡杖也不是用来打仗的，而是类似召唤权杖之类的法宝。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，一举这锡杖，大喊一声：“天王救难！”大梵天王就会显灵帮师徒渡过难关，相当于开外挂。

《西游记杂剧》里的孙行者手里使的是“生金棍”，这生金棍，能从耳朵里取出，就和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的“如意金箍棒”差不多了。但并没有说有箍。

不过到了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），这根棍子保留了能大能小的功能，但又添出一个功能，就是它本来不是当兵器用的，而是大禹治水的时候，“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”，有时候也叫“定海神针”（清代张书绅《新说西游记总批》：“定海神针，妙不可言。言人心中，原要有针线，又贵如铁石，而外物不能摇动。”）。

这个很有意思。针的特点是一根铁条，尾巴

上带一根线。金箍棒缩小了当然像针，但是放大了也叫“定海神针”，天下什么东西像此物呢？

我们要注意，“定江海浅深的定子”，这里面两个“定”字，意思有些差别。第一个“定”字，是测定的意思。流沙河那一回，孙悟空说这条河有八百多里宽，八戒就问：“哥哥怎的定得个远近之数。”通天河那一回，孙悟空也说：“怎定得宽阔之数？”这里的“定”，自然是测量、测定的意思。“定”河流的宽窄，和“定江海浅深”，是一个意思。

那么古人用什么来定水位的深浅呢？

两种办法。第一：用棍子探。这是最直接、最简便的办法。浅水的时候，用棍子一戳就知道。第一回说美猴王出海求师，“持篙试水，偶得浅水”。明代的《海道经》：“勤戳点竿，寻投长滩一丈八尺，渐渐减至一丈五尺。”这种东西叫“点竿”或“探杆”。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八：“人将语试，水将杖试。”

第二：到了大江大海里，水深动辄几百米甚至千米，没有那么长的棍子了，用什么来测“江海之浅深”呢？很简单。就是一根绳子拴上重物，扔到水里，然后拉上来量绳子的长度就行了。

古代的船上正好有一种现成的东西，就是船锚的前身。它的名字叫“碇石”，或“碇子”、“碇子”。拴这种碇子的绳子，叫碇绳或碇丝。如宋洪迈《夷坚志》测一个叫龙窝的深渊的深度：“以小绳数十丈钉（同“碇”字）坠入穴内。”又如刘侗《独游狼山记》：“今之山……前五十载，海也。其深盖碇丝千寻莫能测。”定、碇、碇，应该是一个东西。为什么有的写作石字旁，有的写作木字旁？因为有些“碇子”用石头来做，有些“碇子”用木头来做。石头的叫石碇，木头的叫木碇。这就象象棋里棋子，一边写作“炮”，一边写作“砲”，过去没有发明火药的时候，“砲”其实是投石机，就是石字旁；而后来改用火药发射弹药，就改成火字旁了。

考古实物来印证

1975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元时期的碇石，全长232厘米，中段宽29厘米，正是一根

棒子模样，重约400斤。如果有人使得动，绝对是一件沉重兵刃。

有人说了，《西游记》里说金箍棒两丈长，合6.66米，你这个才两米多。况且是扁的，不是圆的，还是和金箍棒有些差别。那么，我们再看一看木碇。

一个完整的“碇”长得什么样？清徐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说得很清楚：“碇大小各二，大者长二丈七尺，小者长二丈四尺，皆宽八寸及七寸，形如个字，皆以铁力木为之。碇上棕索二条，长一百托，围一尺五寸，……今以木为之，故俗字从木。”

一个完整的碇，由碇杆、碇担（横杆）、碇爪组成。但是碇担和碇爪是碇杆的附属部分，很容易脱落。也可以随意更换。所以碇杆是一个碇的主体，现在保存下来的考古实物，基本上都是长达二丈的碇杆。碇担和碇爪都荡然无存了。一般用一根铁力木的原木制作，这种木材，密度是比水重的，所以能沉底。

我们来看一个考古实物：1983年福建晋江县深沪湾出土木碇杆。拿这根木碇杆和金箍棒做一个比较，就知道二者是多么的相似了。

1、全长7.57米——金箍棒“二丈来长”，两丈是6.66米。这根碇杆略长了些。但是，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海船，中有一木碇，其长度正是6.6米！（数据均见郭雍《泉州湾打捞到两具古代大船碇》，发表于《文物》1983年3月）与金箍棒“长两丈”完全合。况且《中山传信录》也说了：大的二丈七，小的二丈四。

2、首宽37厘米，尾宽32厘米——金箍棒“斗来粗细”，这正是古代一只斗的直径。

3、附着有锈迹，宽7厘米，来自为加强整体强度、防止木材断裂的铁箍——金箍棒两头“两个金箍”。

4、铁力木制作——金箍棒中间是“一段乌铁”。“乌铁”不用上箍，“铁力木”再怎么铁也是木，就得上箍箍一下了。

金箍棒简直就是这条木碇（或者泉州湾宋代海船所配木碇）的翻版啊！

有趣的是，郭雍先生还提供了一条民间

传说，更加强了金箍棒和“碇子”的联系：

当年“三宝公”（按：即郑和）下西洋船队经过泉州湾时，适遇台风，一时浪涛激涌。“三宝公”立即下令将一根“镇海针”投入海中，风浪顿时平息。

这个传说的缘起，是因为当地浅海处有一根古代的巨大锚杆，插在泥里。涨潮的时候不见，落潮的时候可以看见。像一块暗礁，经常损坏渔船，所以那一带海域渔民相传，几百年以来为禁区。出土后经化学成分分析，这根锚杆不晚于明初。多年以来，就形成了这个传说。剥开这个传说的神话外表就会发现，这其实说的就是郑和随机应变，下令抛锚。海船遇到台风，靠谱的做法是找个安全地方抛锚。民间把郑和神化了，抛的锚或者“碇子”也就化身为镇海针了。插在泥里，不就像是金箍棒插在龙宫海底么？

当然我不是说和金箍棒发生关系的一定是这根碇杆，更不是说金箍棒的原型就是碇杆，而是说金箍棒和碇杆（碇子）恐怕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写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编出“定海神针”的这位作者，他给金箍棒攀了个阔娘家！因为是棍子，所以能测深，浅水直接一捅，深水系绳一扔。因为和水有关，所以先归大禹管，后归龙宫管，而龙宫又是号称藏宝的地方。碇和针，虽然大小悬殊，却还真是一类东西：一根棍上挂根绳，而且又兼顾了“生金棍”能大能小的传统。

金箍棒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。李卓吾（有人认为是伪托的，不管他）评价：“此棒也有些猴气。”因为它能大能小，可以看作是“心”的形象化。还有人认为它代表了男性的……这些解释当然都很有意思，但是我这里只重文本和出土实物，所谓“二重证据”。

编出定海神针的这位作者，恐怕和海洋、水运的关系非常密切。不要说古代，就是现代，海船上的各种工具，普通百姓恐怕也多不认识。所以我想，只有见过这种东西的人，才编得出这种梗。他应该是一位住在东南沿海（或大江大河边）的人。

快递中国

——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

朱晓军 杨丽萍



37.要像追姑娘那样做快递

2005年月，中通省际班车开通了。先开通的线路是杭州到北京，杭州到广州这两条干线。省际班车要沿途停靠，杭州到北京的干线先停靠上海，然后是武汉、郑州、石家庄等城市的转运中心，最终抵达北京，将送的快件卸下，再将发往沿途各地的快递装上。可是，即便这样，车上的件也少得可怜，甚至连一厢底都不到。

中通总部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省际班车开通后快件增量变化。三天过去了，量没上来；六天过去了，量没上来；九天过去了，量仍然没有什么起色……许多人的心都悬了起来，而且越悬越高。这样不等于倒拎着钱口袋撒钱么？别说刚刚跨越盈亏平衡点的中通，即便是实力强大的申通也撑不住啊。

“停下来吧，跟什么较劲也别跟钱较劲，面子哪有钱重要啊？”“不能再开下去了，再开下去就把中通拖垮了。”各种议论像波浪涌来，越来越大，掀起一片悲观与失望的泡沫。

赖梅松一直在关注省际班车经过的那几个网点增量的变化，不过该做什么做什么，看不出有什么波澜。赖梅松边吸烟，边跟大家扯闲话。他说：“做快递，就好比追姑娘，一天不行两天，最后总能追到手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坚持，要专一。”赖梅松对省际班车充满信心，快件速度提高了，价格降低了，量怎么可能不上来？这好比车从每小时40公里提升到120公里，你不可能一脚油门踩下去立马就是120公里，总需要一过程，需要有点儿时间吧？另外，不同的车需要的时间也不同，排量大的短一点儿，排量小的就得长一点儿。同理，像中通这样市场份额还不到申通的十分之一的小公司，量上升的速度自然要慢一些。中通开通第一辆网络班车时，全网不是仅有57票么，不是也有人提出要停下来么，结果怎么样，网络班车没有停，量却上来了。

这样的事情在“三通一达”其他公司也有过。2003年，韵达杭州转运中心建起来，网络

班车却没开通，不是加盟商自己开车取件送件，就是通过火车和长途汽车送件。韵达在温州地区开会时，刘树红提议开通温州到杭州的网络班车。这一提议得到温州加盟商和承包商一致赞同。可是，当谈到费用摊派问题，有的加盟商就“蚂炸眼睛——长长了”，最后摊来摊去，还有430元钱谁都不肯出。刘树红跟董事长聂腾云汇报时，强调杭州转运中心建起来后，杭州到温州的网络班车就必须得跑了，摊派不下去430元钱总部先垫上，等车开通了，快件量上来了，也就不亏了。

对总部来说，430元看似小数，可是每天430元，一个月下来就是一万多元，重挫之后还没恢复体力的韵达是否能承受得了呢？刘树红是个执着的人，认准了的事就要做到底，他又跑去跟聂腾云的妻子陈立英说，让网络班车先跑起来吧。三个月后，总部就不用再垫钱了。

刘树红的建议被韵达采纳了。网络班车开通三个月了，总部贴的钱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有了网络班车，加盟商和承包商什么活儿都接，甚至连床和沙发那么大的件也敢接，结果把网络班车塞得满满的……

后来，转运中心和网络班车的效益凸显出来了，韵达又在嘉兴和义乌建立了转运中心。韵达发展了，有钱赚了，总部也就稳定了。韵达在浙江和江苏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之后，他们才有力气向北京、广州等地扩展。

省际班车开通半个月后，量升上来了；两个月后，中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。其他几家公司意识到开通省际班车的重要意义，也相继开通了，可惜晚了一步，他们开通一辆省际班车时，中通已开通了5辆；他们开通5辆时，中通已开通10辆了，而且中通不断在开辟新的干线，苏浙沪通往华南华北的干线一条接一条地开通了……为加强车辆的管控，中通随后为所有车辆安装了GPS系统，将原来的车辆外包，改为自己投资买车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中通的省际班车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，省际班车的开通为中通的发展壮大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。

2005年年底，中通全网实现每天收件七八万票，比前一年增长60%，利润400万元。2006年1月19日，中通快递进入“中国快递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”，董事长赖梅松荣获“中国品牌建设十大企业家”称号。

36.评价

这一下子聂胖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，他一把拉着来人，苦求着：“警察同志，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几个小王八蛋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一天就骗了我好几千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”“是啊，那你得向警察说清楚呀，他们犯了事牵涉到你怎么办？”来人道。

“对对，请请，里面说话。”聂胖子看来人单身，心思动上了，把这位恭恭敬敬地请进了修理间的隔室。过了不久，那人出来了，手里提走了厂里的监控录像存贮盘，聂胖子看着人走，暗道侥幸，对方向直奔那个目标而来，并没有多找他麻烦。

五原至滨海的航班掠过碧蓝的天空，缓缓地降落在机场。扩音里响着轻柔的东方曲目，旅客起身了，在狭窄的甬道排队下机。

出了接机口，许平秋踱着步子，打着电话，不一会儿，一辆地方牌照的标致夏然刹车在他身畔，小伙开得很快、很拽。

许平秋瞪了眼，像是很不悦的样子。不过他上车坐定后，司机笑着浑然没有点严肃的意思，让许平秋很不入眼地呵斥着：“回去先去驾考班，学习学习文明行车啊。”“呵呵，老队长，您要让我回去，幼儿园进修我都去。”司机笑道，话里有几分无奈和自嘲。

许平秋反倒严肃了，公安系统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比如某个大案的侦破过程，比如某些不宜透露的案情，更比如除了在籍的警察，还会有各种雪藏的外勤，在做着和警察同样的工作，身旁的这位就是秘密的一部分。

“好，我给你报好名，再过几个月，回省局后勤直属的幼儿园进修。”许平秋蓦地笑着道。那司机愣了下，这句话透出来的信息，似乎真要回家了，他一激动，许平秋训了句，他又是嬉皮笑脸地开着车往珠江大道的方向去了，那儿安静，好谈事，而落地的许平秋想要知道的就是他的消息。

成功的犯罪嫌疑人和成功的警察都有某种共通之处，比如多疑，比如多留一条后路，等等。许平秋无疑是这样一种人，即便杜立才那一组会被余罪等人发现，这个棋子可没

人发现，他对此人非常有信心。

车停在公园不远，上午时分，和煦的阳光透过高大的乔木映进车窗，司机开了空调，拿着后座一个包，许平秋却是递了一摞厚厚的资料，直入主题问道：“说说，你觉得谁行？一个不说。”

“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，快把我乐坏了……”司机兴奋地说下去，不料被许平秋制止了，他似乎不愿意过快地知晓答案，边点着资料边道：“一个不说，都是我选中的苗子，既然加入进来，就没有再推出去的道理。说正题，别扯远了。”

“嗯，那好，这一个，这个太实诚了，就老老实实捡了一个月破烂，我都佩服得不得了。”司机撇过一张，说是佩服，不过却有忽视的意思了。许平秋看是董韶军，他笑了，这确实是一个很能坚持的人。

“这一个也不行，跟一帮小孩混一块，心性硬不到哪里去。”司机又忽视一张，是骆家龙，能对上号，这是在网吧见过的，给他的印象很好，但不适合他的选择。许平秋不吭声，不过微笑着，只有这些混迹坊间的老外勤才有他们独特的挑人眼光。

“这一个嘛，往女人堆里钻是把好手，有些特殊的场合可能会用上。”司机评价了句汪慎修，略过了。

许平秋又笑了，他也没想到这拨人里居然有能在夜总会混得风生水起的，居说还当上了领班，其在滨海这个一线城市的收入，十个警察也赶不上。

“这一个，也有点小孩的感觉，净在公园玩卡丁车，我看他玩得快忘记回来了。不过车技确实过人，我看他玩过，有半个职业联赛的水平。”司机又摇摇头，撇出另一张。孙羿，后方监控这个另类足足玩了四十天，到现在还在玩着呢。

“剩下的几个，可都是奇葩了啊。”司机笑着，捻着一摞。他无法想象老队长在哪儿挖到了这么多奇葩，坑蒙拐骗几乎全有了，贴小广告的、街头当老千的，还有从派出所脱逃的，再加上那个在幕后出馊主意塞排气管的，那事愣是让他琢磨了好几天才想通其中的关窍。

靠：我的刑侦笔记

常书欣

